

王少斌，现年 25 岁。

2010 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待业。

2011 年 7 月 21 日，他上了驶向武汉的长途大巴车。

2011 年 7 月 22 日，京珠高速公路，威海长途卧铺车在河南境内起火，王少斌是遇难者之一。

或许是空想误人，也可能是他真的怀才不遇。但不管是空想还是理想，这一切都已来不及。

死亡画上句号，以灾难的形式。

车·祸

本报记者 周锦江 孙国祥



离开昌邑

7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多云，当天最高气温 30℃，但很闷热。王少斌离开潍坊昌邑柳疃镇河崖村的家。他要参加驾照理论考试，然后去武汉和大学同学聚会。如果顺利的话，次日上午七八点，他就能到武汉。

2010 年从武汉大学广告专业毕业后，王少斌没有在武汉找到理想的工作。2010 年底，他回到了昌邑老家，准备休整休整，再去北京或广州。这次决定参加同学聚会，也是散散心。

修广告专业的王少斌一直有一个梦想：中国的广告企业无一进入世界 500 强，他想办一个广告公司，哪怕是世界第 500 名也行。

这个想法，他可能只和他的挚友王廷志说过。

步入军营的王廷志与王少斌家是斜对门，从记事起就一起玩耍。王廷志也是王少斌两个最好的朋友之一。

7 月 27 日零点，从悲痛中缓过神来的王廷志更新了自己的人人网日志。王廷志对于老友的描述是这样的：低调的孩子、不爱照相、不爱出远门、甚至不喜欢旅游和运动。我们心痛，又惋惜，他才 26 岁(虚岁，编者注)还没结婚，父母尚无白发，家庭没有负担，正是大好年华，大放光彩的年纪，他有那么多未竟之事、理想和抱负，就这么冷不丁的告辞了，于心何忍……

从 21 日 10 点，一直到 22 日下午，谁也不知道王少斌走过怎样的路线。

7 月 22 日凌晨，京珠高速公路河南信阳明港段一辆中型客车起火后燃烧。初步预计造成 41 人死亡，6 人逃生。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灾难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灾难降临到自己的亲友好友身上。

王廷志回忆，22 日晚 8 点 45 长磊(王少斌和王廷志的好友)打电话给他说：少斌出事了。王廷志听着长磊颤抖的语气，稍做停顿没有插话，让他继续把话说完。

7 月 21 日下午 4 点左右，王少斌在潍坊搭乘威海至长沙的长途客车去武汉，本来在 22 日上午 7 点就能到达武汉，但武汉的同学说人没接到，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人始终联系不上。

新闻里出来的消息使大家

都愣了，这个时间与车次太吻合了，长磊与王少斌的父母取得联系，这对吓坏了的夫妇在当夜奔向河南。

赶往信阳

刚上学的时候，王少斌都是坐火车，后来因为车票难买，就改坐汽车。一来，汽车票好买，二来比较快，不用在路上劳顿。

所以每一次去武汉，王少斌都是下午走。第二天到武汉，他总会有一个电话打来报平安。但是 22 日早上，王少斌的爸爸王兰程并没有接到儿子的电话。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因为也许孩子比较忙，可能晚一点会打回来吧。

但直到 22 日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王少斌同村的一个朋友来到家里说，武汉那边同学打电话称少斌还没到武汉，而且电话也打不通。就来家里问问，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王兰程又试着打了好几遍儿子的电话，还是打不通。他很纳闷，开始寻思各种可能性。和别人打架？不大可能，孩子平时就比较腼腆；走丢了？不可能，这么大的人了。一个个设想都被自己否定。

王兰程不死心，从儿子的同学那里找来通讯录，一个一个打。每一次都是心提到嗓子眼，满怀希望可以得到儿子的消息，但每一次都失望的挂掉电话。山东的好友、武汉的同学、洛阳的朋友，都没有少斌的消息。

王兰程开始急了。

这时，听到在河南信阳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而出事地点和时间与王少斌的行程高度吻合。

不能在家里等了，先上信阳再说。一刻也不能耽搁，王兰程叫上外甥，连夜开车赶往河南信阳。

一路上王兰程心跳不已，祈祷儿子不在那辆车上，千万不要。

23 日，王兰程到了河南信阳。

当时已经了解到事故情况，抱有一丝希望的王兰程先赶往医院，因为出了事故伤者肯定会被送往医院。未果。

随后联系事故处理，那边已经有接待的人，登记好信息。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等等。因为遇难者被烧无法辨认，只能通过 DNA 鉴定。

王兰程和爱人被安排第二天抽血核对。这一夜，夫妇俩没合眼。

DNA 鉴定

抽了血。等待结果的时间是难熬的，王兰程和爱人只能偷偷地祈祷，儿子没事儿。

结果是残酷的。鉴定结果显示，其中有一名遇难者正是王兰程的儿子。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兰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差点昏厥，他已经没有力气支撑身体。

王少斌是家中的独子。后面的是赔偿程序。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家属生活费。按赔偿方案，家属男方超过 60 岁，女方超过 55 岁，就可以拿到生活费赔偿。

但王兰程 53 岁，王兰程的爱人 54 岁半。第四条赔偿没有了。有人说，因为伤亡者众多，应该争取一下，能多赔付一点是一点。但王兰程已经没有气力为了赔偿再去讨价还价了。

那边(事故方)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客车是个人承包单位的，单位一时也拿不出这个钱来。

当时还有无法确定身份的遇难者。再说，人没了，钱还重要吗？

王兰程签好调解书，拿着证明去当地进行火化，拿着火化证，去办理赔偿手续。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王兰程和爱人 27 号晚上提前一天回到昌邑。28 日，王兰程的外甥带着王少斌的骨灰回家。并带回了赔偿金。

但钱已经没有意义了，王兰程红着眼晴说。

在王少斌家门口，摆放着刚刚运回的骨灰，三柱香火忽明忽暗。遍寻家里，却极少见到少斌的照片，一来少斌不爱照相，二来家人怕触景生情都收起来或烧掉了。

29 日，25 周岁的王少斌将出殡。

王少斌没有交待，没有遗言，没有嘱托。家里一张床，一个电脑桌，二个沙发，而属于他的东西只是一台电脑和几本书，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他的脑子里。王少斌对好友说过：人只是需要两样东西——脑子和钱。

回忆

不愿回忆，不忍回忆。但回忆总是在脑海中纷涌。

王少斌的好友王廷志说，他初中毕业后就读预备役随后从军，但是和少斌的联系却从来没有断过。

王少斌从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家里开着一个商店，并做一些酒水批发配送生意。不忙的时候，王少斌就去帮家里送啤酒。在本地，没有合适的工作，一肚子的想法无处安放，上北京广州，一时又找不到好的工作。

毕业一年的少斌“郁郁不得志”。

一直在文科方面成绩不错的少斌，有着自己的梦想。而这一切，都因为一次旅行而葬送。

童年与少年，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在银行门前玩石子、去游戏机厅打游戏、到旱冰场溜冰、爬墙进公园，玩各种的电脑游戏，读各种的武侠小说……

高中时，王廷志和少斌不在一个学校，那时候手机还没普及，两人又不屑于用电话，在几年中他们写了一生的信。字数从十几个字到十四五页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信纸，少斌上了大学，王廷志当了兵，依然在书信中发泄着各自的不满，所谓知心朋友，莫过于此。

王廷志在日志中自说自话：少斌，你怎么会是以这种方式离去，烈火焚烧，你丫想浴火重生么？在那天夜里我还真做了有你的梦，在一个寺庙里互相切磋着无名棍法，那里的世界依旧是灰黑色，你送我走的台阶笔直的坠入云雾中，我回头凝视，那座山被孕育了圣洁的光芒……

你在这，咱们去旁征博引的争吵、心有灵犀的坏笑、探讨对游戏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看法、对我们所失去的人的怀念……

而你不在这，我的语言、我的文字，还会有几个人真正的了解？我想难道是老天对我拥有这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嫉妒？失去了你，我便失去了几十年了奇特的情感，失去了几十年的风雨兼程，失去了对异地他乡的美好的感知。

王廷志说，少斌，你父母尚未老，失去你的感情世界，我们会去安慰，等他们老了，我们会常去看望，替你照顾。我知道在失去你后这些只属杯水车薪，只希望你你能安心上路，心无牵挂，在那边好好的。

●事件回顾●

7 月 22 日凌晨 4 点左右，一辆由山东威海开往湖南长沙的严重超载(核载 35 人，实载 47 人)双层大客车，在京珠高速由北向南 938 公里又 700 米处突发大火燃烧，造成 41 人死亡，6 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新华网郑州 7 月 22 日电)

23 日，河南警方派专车从信阳出发赶赴北京，将京珠高速燃烧大客车现场可疑物送至公安部检验。初步认定载易爆品。

2011 年 7 月 24 日傍晚，已有 35 名失踪者的近百名家属赶到河南信阳，登记信息，抽取血液验证 DNA。(京华时报)

2011 年 7 月 25 日，有四位乘客从潍坊上车。据了解，21 日下午，3 名成人与一名儿童买票后，经过安检和检票程序，坐上汽车总站开往青银高速潍坊服务区接驳站的直通车。下午 4 点，4 人在站务员带领下上了这辆由威海开往长沙的大客车，当时客车上仍有空位，并未满员。截止当日，还不能确认四名乘客的身份。(本报)

7 月 26 日，事故原因查明，系车上非法携带、运输的易燃化工产品引发大火所致。现已抓获 6 名犯罪嫌疑人，并依法刑事拘留。仍在对事故有关细节进行详细调查，待查清后将涉案人员进行依法惩处。

7 月 27 日，经核查，该客车在大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太平洋保险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与被保险人威海交运集团和当地政府进行沟通，由于本次事故损失惨重，被保险人在处理事故时资金压力较大，太平洋保险立即启动快速理赔程序，应被保险人请求，在事故发生后 1 个工作日内先行预付赔款 500 万元，并协助当地政府、威海交运集团及时做好事故的善后工作。

7 月 28 日，遇难的 41 位乘客中，有 10 多位来自山东威海的乘客家属达成赔偿意向，每位遇难者赔偿金最低为 46 万元。